

7 母亲

- 剧目：《母亲》
- 作者：王雪迎
- 关键词：家庭，代际
- 剧目简介/梗概：

本剧通过三个场景展现了母亲与孩子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。孩子的梦境暗示着一种压抑和恐惧的氛围，每个场景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，但都围绕着母子之间的对话展开内心世界的探索。

- 预计演出时长：30 分钟
- 演员人数：2 人
-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：是
-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：是
- 文件类型：PDF

该剧本来自【青年戏剧广场·剧本市集】

欢迎访问 www.youtheatresquare.icu

母亲

时间 前两场发生在某个周六上午，第三场发生在第一场、第二场后的一个月
人物 母亲 我
地点 大门外、卧室、墓地

〔我做了一个梦。

〔几个女人戴着头巾，身穿样式统一的黑衣，像干了很多活一样疲惫，又像穿着粗朴的丧服，机械地重复几个预定的动作，是一场哑剧。这四个人中有一位原地不动，不是完全不动，仍旧在做着动作，只是不移动，她低着头。另外三位排着队向她缓慢移动，保持心脏跳动的节奏。

〔我闯了进来，只是呆立着，然后一溜小跑冲向座位躲藏起来，呼吸声渐渐平息以后，在昏暗的光线下看向噩梦般的场面：

几个女人停住不动，看向我，表情极怪异。

〔我彻底崩溃和无助，精疲力竭地拼着最后一点气力逃跑。

第一场

母亲 开门！开门！

我 你走吧！

母亲 你有什么事见不得人，怎么不敢开门？

我 这是我家！我的门绝对不会给你开的。

母亲 快点把门打开。

我 你上次来闹后我心脏不好，我不能见你，你快走吧！

母亲 开门！开门！

〔我走到卧室，关上门。

母亲 我知道你恨我！你看在你爹你娘一大把年纪了，你原谅我们吧。你爹你娘犯了多大的错啊！你爹你娘把你养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就那么狠心吗？赵宏志，赵宏志，开门！人家赵宏志也对他父母这样吗？赵宏志！开门！她对她父母这样，能对你父母好吗？雪迎，开门！我就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，我进去看你一眼就走。你不能不要父母了，只有父母是为了你好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对你好不好？你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啊！

〔我冷哼一声。

母亲 小蒜儿！开门！别拦着我我不走，我非要说！你一直不回家，这些年你爸都老了，前几天腰还扭了，这些你都不知道。（轻蔑地）我们都是仇人对吧，就他一个好人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，你一点儿不知道感恩！（听听）小蒜儿，你奶奶都九十了，就算你不想我们，你也想想她啊！你奶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就那么狠的心？

（我从床上跳起来往外冲，又像是被一股力量拉住了。

母亲 小蒜儿！开门，小蒜儿！只有爸爸妈妈最爱你！不管怎样爸爸妈妈都站在你身边！妈妈想你，妈妈爱你！

第二场

我 你拿我奶奶威胁我，我奶奶就是人质。

母亲 你奶奶没事。有空就回家看看，你奶奶念着你！

我 我找个空自己回去。

母亲 你过得怎么样？

我 我得了惊恐发作。

母亲 为什么？

我 良心上有负罪感。

母亲 那是什么感觉？

我 赌徒一摸牌就晕过去，杀手一碰刀就看见自己被人杀死。总是麻木，晕眩，呕吐，只有到了黄昏和夜晚我才能做点事。可是我又离不开房间，也离不开床，我的脑中就好像出现了张地图，每到一处就黑掉一块。

母亲 得有人陪着你去医院。

我 不，我不愿意麻烦别人。

母亲 那...他呢？

我 好让他加速我的死亡？

母亲 你怎么不跟父母说呢？

我 因为我发现根在你们身上。

母亲 那朋友呢？

我 谁能受得了我。有次我终于见到了医生，他说我们下班了，你明天上午再来。我提前住到医院附近，才 2 公里。等到第二天我就回家了。

母亲 你总呆在家里会闷死的呀。

我 尤其我才二十多岁。

母亲 是不是你怕发作的样子被人看见？

我 算是吧，而且我还有小便失禁，你说我看起来会怎么样。

母亲 完全看不出来。难道说在公共场合你也.....光是想想我就害怕。

我 当时的确太不好过。但我其实顾不上在意，因为还有一桩更大的事情压着我。

母亲 到底是什么使你这么痛苦？

我 我化身为诚实，一切欺骗都不存在了。

母亲 欺骗？

我 （欲言又止地，摇了摇头）不过我总算能好好想一想，有几年时间我谁都不理，争取把每件事都想明白。

母亲 一个人在房间里？

我 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人。直到有个演员说‘你不可能隐居啊’，他搬走后留下了书名，我开始阅读，就像是有人握着你的手一页一页，所以我并不感到孤独。

母亲 这肯定影响了你的性格。

我 我内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这些都是偷偷发生的。可谁说我不是变得更好了呢。

母亲 是啊，你现在看起来非常好。

我 我像自己的母亲似的，来回叫自己走路，谁让我成了废物，在意起怎么用牙刷这类小事来了，就连你都没有详细教给我啊。

母亲 那你是怎么养活自己的呢？

我 我工作，我成了船员，登上了福布塔斯船，为了私利有人让船沉没，作为唯一的幸存者，我知道船上有值钱的东西，他们追杀我，我只好报复他们……

母亲 一定有什么人帮了你吧。

我 我借了钱，可没找认识的人。

母亲 你得找人帮你啊。

我 这件事我不让任何人知道。

母亲 但你只有一个人呀。

我 一个人更好，多个人就总要比较。当时我太寂寞了，没忍住联系了位高升的朋友，再没什么比看朋友变脸更令人难受了。不过他们没准也在头疼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没分寸的人呢，竟糊涂得连几个头衔也搞不清楚，说来也是好笑。

母亲 你那时候一定感到难以置信吧。

我 的确，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出声，至今我也觉得自己不配去和体面的人作朋友。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想‘这样能获奖了吧’，也是因为曾经受到了冷落，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证明自己。

母亲 这是办不到的事。

我 是的，后来我安慰自己，在人生道路上我早已远远超过他们了，而且我找到了一生的事业，在适合的道路走得更快。

母亲 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过。

我 我还干过一件更大胆的事。

母亲 你没伤害自己吧。

我 不，相反，我很好。我甚至工作了一整个月。

母亲 你是怎么离开房间的？

我 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梦是现实，而现实是梦。

母亲 我要怎么从现实中惊醒？

我 没办法。但你可以站出来观察那个‘我’经历那一切，只要你的灵魂不走太远。

母亲 你有没有在梦里见过那些对你很好，却距离很远的人？

我 只要你想着她，一直想。

母亲 那倒不坏。

我 梦里感知到的东西太真实了，我梦到一对兄妹在烈火里像杂草一样噼啪作响；我梦到战争过去人尸遍野，一位不同国籍的女士站在那里，不知道会收到帮助还是会被杀死；我梦到黑猫把你传送到另一个世界的魔术；还有美和性。

母亲 不好意思，我的火车到点了。

我 这些别人都和你说过？

母亲 没有，我觉得人不应该沉湎于幻想。

我 我得再谦虚点。

母亲 你要相信自己，如果你总是怀疑自己，就是让脑子长在别人身上。

我 谢谢，

母亲 我很喜欢你写的东西，里面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。

我 我需要总是提醒自己要为穷人写作。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穷人不需要艺术。

母亲 艺术家又不止在富人中出生。他们总说穷人要忙着赚钱，没空去欣赏艺术，可累死累活结果挣的钱只够吃饭。

我 他们怕穷人发现艺术中有真理。

母亲 你会是个好作家。

我 你跟爸爸是怎么回事？

母亲 没什么。

我 没有。你恨他。

母亲 我要报复他。有次我买了辣椒水防身。结果这头猪把它藏了起来，说你都会用在我身上啦，找个借口让我吃饱一顿揍。

我 是该给他个教训，你知道有些地方可以保护你。

母亲 我试了，我打开网址想给他们留言，因为他们说我表达不清，结果我玩弹出来的网页游戏一整晚。

我 怎么会这样？

母亲 我把‘g’输成‘j’。

我 你后悔过生我吗？

母亲 你后悔离开我们吗？

母亲 不，你心存侥幸，你开心自己又能选择生活。

我 对不起。

母亲 （嫉妒地）你再也上不来了。

我 我回来了，像小时候一样。

母亲 （跳起来，像是在草地上走）童年多美啊。（像童年一样玩耍）

我 妈妈！

母亲 （脸上挂着发自内心快乐的笑）我想起你小时候在家里的菜园子指挥几个伙伴表演。

我 别跳了！邻居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。

母亲 为什么？

我 父母，邻居，警察，服务员，我被所有人看不起，被人讨厌。

母亲 从什么时候？

我 一次意外，我幸运地逃脱了死亡，一年之内又逃过了数次追逐。可人们都当我已经死了，晚上我的灵魂跨过冥河，我看了不该看的，在要做的任何事上都受到诅咒。

母亲 你看到的是人吗？

我 不，是魂灵。

我 你为什么忽视这个话题？

母亲 你说了我也不懂。

我 凌晨五点半，我跟男朋友吵架。

母亲 出事之后他立刻去接你了吗？

我 没有，他已经不重要了。

母亲 请继续说吧。

我 我来到一栋老楼，我突然记不清自习室是在 15 层还是 17 层，干脆都按了看一下。到了 15 层，我看到一个自习室但不是我的，我停了好一会儿，电梯门始终没闭在等我，所以我又回去了，我感觉仍然不确定。

母亲 我们都会注意力不集中。

我 我通常不会忘。到了 17 层下去就好了，又是这时候遇上门坏了。

母亲 那能怎么办，找人来修啊。

我 太早了，保安还没来换班呢。

母亲 你把全部按钮都按了吗？

我 都按了，喇叭也失灵了，信号也没有了。

母亲 没人路过吗？

我 没有，那天是星期日。

母亲 我向来睡到正午才起。

我 这就是我的命运。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了，还是没什么改变。

母亲 你得承认这里面有某种像墨菲定律一样的东西。

我 似乎是从.....发胖，那阵子我变胖不少。

母亲 这是什么意思？

我 没什么，就是我胖了。我不死心地按开门键，你懂得吧，人到了那时候是不会放弃的，电梯门突然开了。

母亲 那你可以出去了。

我 只开了条小缝，再来一个巴掌那么宽我就能出去了。

母亲 肯定是不行的。

我 你说我误估了自己的腰围？是的，这也很正常，我刚发胖，又没有秤，我不认为自己会允许发生失去身材管理这种情况。

母亲 这太危险，万一卡住了，电梯掉落是很快的。

我 电梯又开了一个巴掌那么宽。你怎么不担心呀？

母亲 显然这次你选了好的那边。

我 就在我冲出去的时候，电梯门对我关了，这下我真有点儿慌了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想什么？

母亲 不知道。

我 这才是重点。

母亲 那你都想了什么？

我 你也说电梯坠落是很快的。

母亲 你来不及想，那让我问什么？

我 我说了这是很重要的，是你在别处都听不来的。

母亲 这下我好奇了。

我 只有注意到死亡，人才能看到事实。

母亲 17 世纪的法国人认为只能活在事实里。

我 事实是人只有躯体。所有都丧失了意义，钱，权，衣服，甚至你努力追求的一切。

母亲 当然还包括谎言。

我 人活着就好。塔可夫斯基说‘在那无人为伴的地方舞过，谁还能再归来。’

母亲 我听说很多有心脏病的老人，因为搬家而生病，再好的烈酒也无法让他们的身体发热和柔软，他们整天谈论故去的人，再也无法痊愈。

我 自己经历过才能明白她们。

母亲 你想起了谁？

我 奶奶。这在当时引起了我的恐惧，我没有好好安慰她，事实上我有点儿强硬。

母亲 她会原谅你的。（扭头哭）

我 怎么回事？

母亲 奶奶去世了。

我 我没去她的葬礼，两年前的最后一通电话。

母亲 发生了什么？

我 我们吵架了，为了梦想。

母亲 你之后就没去过电话吗？

我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。我不是生她的气。

母亲 她想念你。

我 也许有点儿。我不应该想过两年我变好了，问题就都解决了。

母亲 这两年你顺利吗？

我 我做的每件事，都是有缘无份。

母亲 你想过干别的吗？

我 我试了很多，都干不好。

母亲 你一定有专长的。

我 我只能干这个。

母亲 考试，需要钱；上学，需要钱；什么都不干，需要钱；你的纸和笔，当然需要钱。

我 命运干嘛非跟我对干呢？刚开始是她近乎热情地把我引到这条道路上来，在我病中只有她慷慨地支持，让我心安理得地变成个到哪儿都奇怪的人。

母亲 也许你在装病，只是不想面对残酷的现实。

我 不是。

母亲 是。后来你被逼到没法回头了吧。

我 我又转向了戏剧治疗。

母亲 我没听说过。

我 戏剧治疗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。

母亲 你眼前没再出现她们了。

我 是的，可是意外常有，时间易逝。

母亲 那你为什么自杀了？

我 我感到完不成任务。

母亲 什么任务？

我 我想创作出最质朴的情感。

母亲 你的作品已经非常成功。

我 你看不到我有多痛苦。就算独自走在路上，耳朵里也听到声音骂我‘混蛋，离开这儿’。

母亲 那么你就像普通人一样活着。

我 我的生活已经是无望的了，重复眼前的日子也没意思。我能看到自己的命运只剩大大小小的刺激。

母亲 我该走了。（整理衣服，又回头望了望）你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啊。

我 好的。

母亲 我真的得走了。（收拾好衣服仓促地下）

第三场

我 我后来回了家，她们都搬走了。我不相信又回到这里，直到走上这条街还难以置信，回忆中的那些人、点点滴滴浮现出来。每天早上这些保洁阿姨就像一帮快乐的小蜜蜂聚在那儿，散去。我又看到来福了，它没认出我。（裹了裹衣服）我最喜欢大风了，大风还有些乐子。乌云足够大时，人是跑不过乌云的。我好孤独啊！太多人需要雪中送炭，大多数只想锦上添花。可是拉威尔这些不能换钱。对诗人而言，这个世界还多

了一重残酷是看着自己的灵感被抢着写进了他人的诗里。啊，好想死啊。我忍受不了孤独了！我要很清醒地活着。变坏、变坏变得世人唾弃，得到钱就可名声挣回来。我像是被什么囚禁了感到不安。我不能逃脱。我想死。我想从河上跳下去。我脑海中有个声音说。（伸手接雨）还以为会有狂风骤雨，没想到只是沥沥小雨。（向远方看去）

〔母亲从一旁走来了。〕

我 （脸上挂着满足的笑）她看不见我。

母亲 不管你愿不愿意见我，我来了。我是相信人会有灵魂的，你死后就住在这种地方？我连奶奶的墓地都没有去过。事实上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死。我瘦了不少。听到你的消息我就来见你。我早就后悔没有和你在一起。要是能回到过去和你在一起就好了。我要走了。我死的那天能你来接我吗？可能我太狼心狗肺了，我想见的第一个人是你。（收拾好围巾，下）

——幕落